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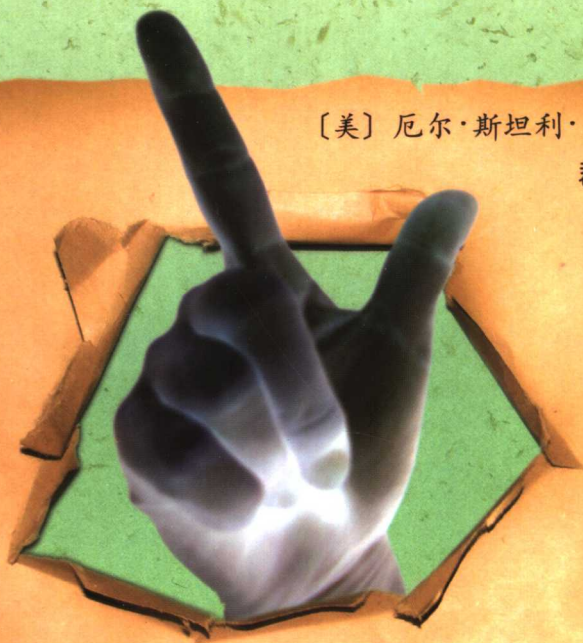
MEI SE N T A N A N

梅森探案
MEISENTANAN

不幸的女模特 被围困的女人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不幸的女模特 被围困的女人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李振宇 张辉 朱虹 郭宝石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幸的女模特; 被围困的女人/〔美〕加德纳 (Gardner, E. S.) 著; 张辉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梅森探案)

ISBN 7-5014-3344-5

I. ①不…②被… II. ①加…②张… III. 侦探
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515 号

不幸的女模特 被围困的女人

原 著:〔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译 者:张 辉 李振宇 朱 虹 郭宝石

责任编辑:鲁玉容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王铁珊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23 千字

印 张:14.125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014-3344-5/1·1407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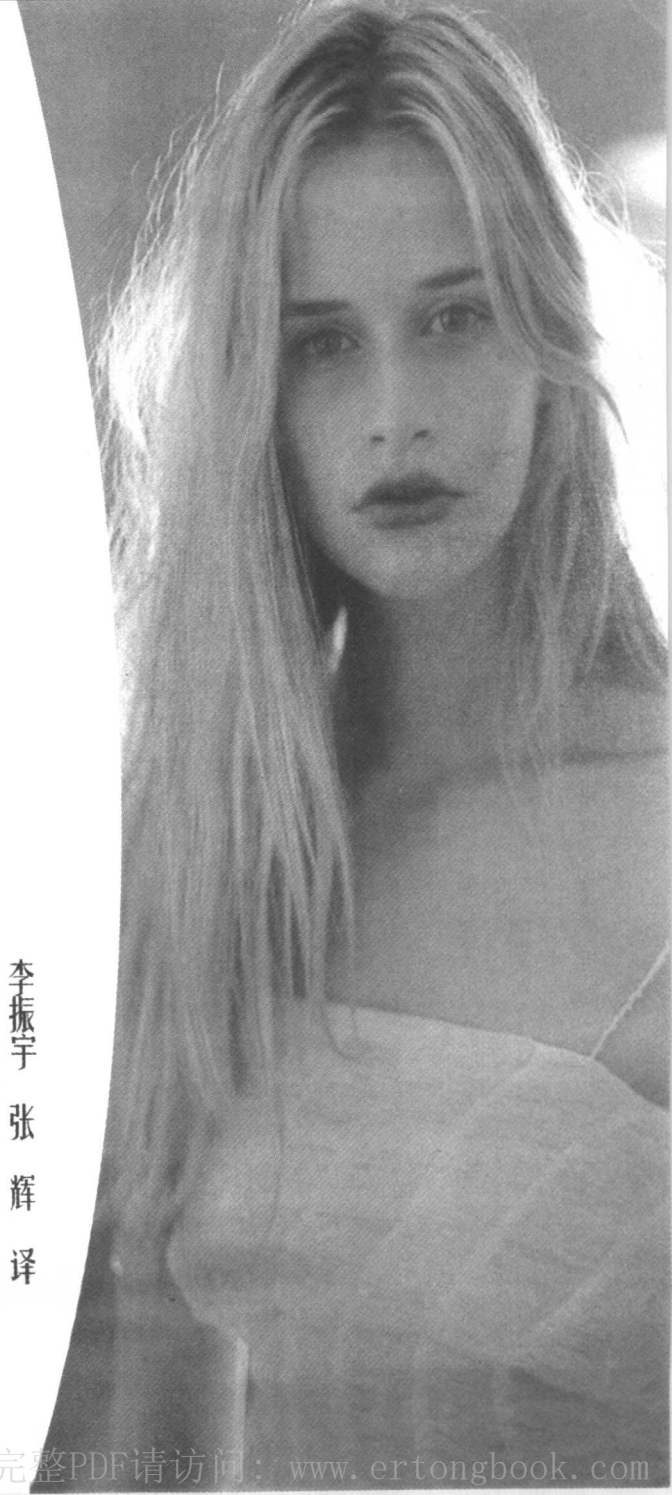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不幸的女模特

画商瑞金怒气冲冲地来找梅森，请他做律师起诉杜兰特——另一个自称画商的人——诽谤罪，因为杜兰特跟曾是模特儿的玛克辛小姐说瑞金卖的一幅油画是赝品。梅森从玛克辛那儿拿到了她作为此事证人的书面证言，但随后杜兰特便死在了玛克辛的公寓里，凶器正是玛克辛的枪。梅森为救玛克辛展开了全面进攻……

被围困的女人

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将一整栋房子从内到外一分为二，铁丝网两侧分别住着一男一女，他们是为争此处房产权而战的敌对双方。男方请梅森做代理人为他处理此事，而事情的发展竟使梅森成了他们双方的辩护律师，原因是女方离婚的丈夫在这栋房子里被杀，这使敌对的双方成了一桩谋杀案的共同被告……



不幸的女模特

李振宇 张辉 译

NÜ MO TE

BU XING DE



第一章

佩里·梅森一打开他的私人办公室的门,就冲着他的机要秘书德拉·斯特里特咧嘴笑了笑,说:“抱歉,我来晚了。”

德拉·斯特里特瞟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宽容地一笑说:“嗯,您确实晚了!不过要论睡懒觉,真不知道还有谁有资格与您比。只是我们恐怕得去为会客室的地毯换一条新的了。”

梅森的眼里露出疑惑的神情。“换一条新地毯?”

“现在的这条都快要磨破了。”

“你是什么意思,德拉?”

“您有一个客户。在格蒂九点差一分打开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等您。问题在于他始终不肯坐下,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在办公室踱步,每隔十五秒或二十秒就看一次手表,他要求告知您在哪里。”

“他是谁?”梅森问道。

“拉蒂摩尔·瑞金。”

梅森皱起了眉头。“瑞金,”他说,“瑞金……是不是那个做油画生意的人?”

“就是那个大画商。”德拉·斯特里特说。



“噢，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梅森告诉她，“就是那位在一桩民事诉讼案子中为一幅油画的价值出庭作证的一位证人——而且他还给过我们一幅画。那幅画到底去哪儿了，德拉？”

“它就呆在法律资料室右侧的储藏室里，满是灰尘的。没错，今天早上九点零五分之一以前它一直呆在那儿。”

“那么现在在哪儿呢？”梅森问。

按照德拉·斯特里特的指引，他看到了那幅画。

“乖乖，你真不得了，”梅森赞许地说，“不过你是不是把它给挂颠倒了。”

“既然您这么说，那就算是颠倒了，”她说，“但至少我们把它挂上去了。在这幅画的背面有一个标签，写着拉蒂摩尔·瑞金的名字和他的经营处所的地址。如果这个标签的方向对了，那这幅画的方向也就对了。”

“如果他见到这幅画时不赞成我们的挂法儿，说‘梅森先生，你把那幅画挂颠倒了’，您就给他看画的背面，告诉他说：‘瑞金先生，你把标签贴颠倒了。’”

“够公平。”梅森说，“别让他不耐烦地等下去了，带他进来，德拉。我本来一大清早的没有什么约会，现在得浪费一点时间了。”

“我告诉过他您在路上，”德拉·斯特里特说，“还遇到了塞车。”

“你怎么知道？”梅森咧开嘴笑，问道。

“是心灵感应。”她说。

“你一直在有意识地研究我？”他问。

“‘一直’可不敢说。”她顽皮地说，“我现在就去把瑞金先生叫进来，以免地毯被他彻底踩破了。”

过了一会儿，德拉·斯特里特打开了房门。一个高高个头、



皮肤黝黑、面孔严肃、目光深邃的家伙大步走了进来，仿佛他一直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徒步竞赛，无法一下子放缓他的脚步。此人就是拉蒂摩尔·瑞金。他绕过梅森的办公桌，用他那只瘦骨嶙峋的大手紧紧握住律师的手。他的目光简单扫视了一下办公室，说道：“我看到了那幅挂在墙上的我送给你的画。有很多人并不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但我高兴地告诉你现在的情形可好多了，我知道它会的。瞧画上那人的力量，如此和谐。不过梅森，我要以名誉诋毁和诽谤罪控告一个人。”

“不，你不会的。”梅森说。

听了梅森的话瑞金马上予以澄清。“我认为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他直言不讳，“我被诽谤了，我希望聘请你立即提起诉讼。我要起诉科林·杜兰特，要求五十万美元的赔偿金。”

“坐下。”梅森说。

瑞金一屁股坐进了那把专门为顾客准备的椅子上，木制座椅被他坐变了形。这个男人看似除了关节还可以活动外，全身都僵直着。

“我要尽量使这个诉讼公开化。”他说，“我要把科林·杜兰特驱逐出这个城市。这家伙无能的很，是个骗子、沽名钓誉之徒，一个奸商，毫无绅士素质可言。”

“你起诉他并要求五十万美元的赔偿。”梅森说。

“是的，先生。”

“你要求大幅度进行宣传。”

“是的，先生。”

“你要控告他损害了你的商业信誉。”

“没错。”

“总共五十万美元。”

“是的，先生。”



“可是，”梅森指出，“你必须具体说明他诽谤你的方式。”

“他通过暗示，告诉他人我是无能之辈，缺乏判断力和欺瞒顾客。”

“他向谁说过上述话？有多少人知道？”梅森问。

“我早就怀疑他在每一个乐意做他听众的人面前诽谤我，但现在我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人——一个叫玛克辛·林德赛的年轻姑娘。”

“他对玛克辛·林德赛说过什么？”

“他说我卖给奥托·奥尔尼的那幅画是一个粗俗的赝品，还说任何一位称职的画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话他只对玛克辛·林德赛一个人说过？”

“是的。”

“有其他证人在场吗？”

“除了玛克辛·林德赛没有其他证人了。在那种环境下你不可能期望有第三者。”

“什么环境？”梅森问。

“当时，他正在向这位年轻姑娘极力卖弄自己的本钱，秋波传情，我认为这是流行的表达方式。”

“她后来重复过这些话吗？”梅森问，“换句话说，她是否在周围传播过呢？”

“她没有。玛克辛·林德赛是一位艺术系学生。我曾尽力帮过她两三次。我打折卖给她一些绘画材料，她很感激我。她听到后立刻赶来告诉了我，她认为我应该知道杜兰特干了些什么。我很清楚，的确，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证实我的猜测。”

“好，”梅森说，“我现在重复一遍我刚才讲过的话，你不要起诉了。”

“我恐怕不明白你的意思。”瑞金一本正经地说，“我的信用



无疑是很好的，支票本就在这儿，我准备预付你律师费，我要立刻提起诉讼。我起诉要求五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当然，法院我自己也可以去，假如你不愿意代理我的案子的话——”

“还是现实一点吧。”梅森说，“我们来谈谈实际情况。”

“很好，你说说看。”

梅森说：“到目前为止，只有玛克辛·林德赛知道科林·杜兰特说过你卖给奥托·奥尔尼的画不是正品……顺便问一句，这幅画你卖了多少钱？”

“三千五百美元。”

“那好，”梅森说，“现在只有玛克辛·林德赛一个人知道杜兰特说过的话，而你起诉要求五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如果报纸今天报道了诉讼的内容，明天就会有一百万读者知道一个叫拉蒂摩尔·瑞金的画商因贩卖一幅假画控告某人。这就是公众所能记住的全部。”

“胡说！”瑞金咆哮起来，“他们会很清楚我起诉的是科林·杜兰特。至少有人会很有勇气去质问那个粗鲁的家伙。”

“不，他们不会。”梅森说，“他们会阅读这起诉讼但不会记住太多，也许会有一两个艺术专家会这样说，你以三千五百美元把一幅不值钱的作品贩卖给了一位尊贵的顾客。”

瑞金紧皱眉头，快速地眨了几下眼睛，然后牢牢盯住梅森的脸。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得不坐在这儿，让那个坏透了的下流坯子到处去散布那些谣言，没有哪一个高尚的商人肯做这种事。见鬼，梅森！他不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商人，如果你要问，我还可以告诉你他是一个该死的可怜的商人！”

“我可没问你，”梅森说，“你也不曾说这些话，我想你清楚，如果杜兰特知道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过来起诉你诋毁



人格。现在，你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建议，我会满足你的要求。这可能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你的处境决定你需要它们。

“当你以诽谤人格罪起诉某人的时候，作为代价，你同时也在抛出你自身的名誉权。你必须提交证词，接着，律师开始问你问题。假定我开始问你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你是否卖给了奥托·奥尔尼一幅伪造的油画？”

“绝对没有。”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了解这幅画，我知道做画的艺术家，我了解他的作品，我了解他的风格。我懂艺术，梅森。见鬼，假如我不懂，我就不可能在这个圈内混下去，哪怕只待十分钟。那幅画绝对是一件真品。”

“好吧，”梅森说，“现在，你的问题不是要起诉杜兰特并要求赔偿五十万美元的损失费，也不是要控告他损害了你的名誉，而是把你放在证人的位置来证明杜兰特说那些话是有意的，而且这些言词损害了消费者对你的信任，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潜在的。我们去看奥托·奥尔尼吧。”

“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瑞金问。

“假设我们找到了奥托·奥尔尼，作为那幅画的所有者，他要去控告杜兰特贬低了那幅画的价值，说那幅画是伪造的。奥尔尼宣称他买这幅画花了三千五百美元，它实际值双倍的价钱即七千美元，科林·杜兰特的诽谤造成了他总数为七千美元的损失。

“于是，”梅森继续说，“人们通过阅读报纸知道了一个叫奥托·奥尔尼的人控告杜兰特这个恶毒的奸商，他是一个无能的艺术鉴赏者，或是一个说谎者。



“我们尽量使报社对此感兴趣,我们弄到了那幅受到怀疑的画的照片,我们让奥尔尼请来一些专业的艺术鉴赏家,通过他们的嘴宣布该画是一幅真品。我们接着就会有了一张合影,背景就是那幅画,照片上的你、艺术鉴赏家们和奥尔尼互相握手,彼此微笑着注视着对方。一般的读者看到这个报道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科林·杜兰特的人品确实成问题,而你是一个有信誉的画商,专家们会支持你的判断,包括你的顾客都感到满意。”

“问题的关键是那幅画的真伪,不是你的信誉,也不是你遭受的损失,更不是可能被挖掘出的你不便公开的个人背景。”

瑞金快速地眨了几下眼皮,手插入他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本支票簿,说:“与一个真正的专家共事就是令人愉快,梅森先生,你看一千美元的预付费是否合适?”

“一千美元可比五百美元多不少呀,”梅森说,“当然,这取决于在这个案子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和事情的严重程度。”

“事情的确非常严重,”瑞金说,“科林·杜兰特是个有头脑的家伙,他经常自以为是,自称无所不知,一个地道的空谈主义者。他不愿意在艺术圈里交朋友,不愿意慢慢地靠自身的优势建立信誉。相反,他热衷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名誉而树立他自己的信誉。虽然不止我一个人成了他诽谤、嘲弄的对象,但我也许是惟一个要明确立案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人,在这个案子里,我出售的一件可靠的、特殊的艺术品被粗暴地诬蔑为赝品,听到杜兰特诽谤的那位证人将出庭对此作证。”

“你与奥尔尼交往多久了?”梅森问,“除了你卖给了他这一幅油画,你还卖给他别得画吗?”

“就这一件。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这人非常友好。”

“为什么只这一件?”梅森问,“在你完成一笔交易后,难道你不希望对方成为你的固定客户?”



“问题在于奥尔尼是相当特殊的一个，他有非常独特的品味。在那段特殊的时间里，他就买了一幅油画而且仅一幅。实际上他委托我去买那幅画，前提是我能弄到它，我想他也在委托别人给他买画。”

“画的是什么？”梅森问。

“那是一件菲力普·费提提的作品。”

“恐怕你还得让我多知道一些。”梅森说。

“菲力普·费提提是——或者说应当是一个法国人，他去了菲律宾群岛后开始创作油画。他早期的作品相当一般，后来他拓展了自己的长处——去画那些在阳光普照的背景下的阴影里的土著人。

“你可能没有注意过它们，梅森先生，只有非常少的画家能够表现出真实的阳光效果。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光线无法穿透画布，只能用色彩来体现光线。因此，在一幅油画作品中，光与影的对比度很少能够得到强调。但在菲力普·费提提的后期作品中，他创作的油画非常生动逼真，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由光线产生的明亮的幻影非常耀眼，看他的作品会使你想到戴上一副墨镜。

“甚至在研究他的油画时，也没有人能准确说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人在创作这类作品上具有天赋。我认为他现存的作品不会超过两打，而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人能欣赏他的作品，但欣赏的人数正在增加。

“你提到的奥尔尼的那幅画，售价是三千五百美元，但价值七千美元。后者的价码似乎已经被你估得够高了。我当初以三千五百美元售出，我现在愿以一万美元把它买回来。我认为我可以卖到一万五。五年以后它将值一万五。”

梅森咧着嘴笑了。“好吧，”他说，“这可是你说的。你去找



奥托·奥尔尼,你和他就这些事情进行协商。你找一个公正的艺术专家换个地方对那幅油画进行鉴定。让奥尔尼起诉杜兰特贬损了他的油画的价值,让专家出价一万美元向奥尔尼索取这幅画。所有这些都要写成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由奥尔尼提起诉讼,该诉讼是针对杜兰特的,你在这里只扮演一个商人的角色,是那幅画的卖家,而且你的判断获得了独立艺术专家们的肯定。这幅画你卖了三千五百美元而现在的交易价将高达一万美元都是事实,专家通过鉴定认为现在这幅画是三年以前售出价格的三倍也是事实,这样会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的。

“报社肯定想知道菲力普·费提提是谁,这时你就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菲力普·费提提作品的情况,以及这些作品的价值每天都在上涨的事实。这将提高奥尔尼收藏的那幅画的价值,将会开创一个费提提作品的新的流行趋势。而杜兰特的处境将会非常不利。

“如果报社要采访杜兰特,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重申他曾说过该油画是伪造的那句话。那时他的言辞将给奥尔尼提起法律诉讼制造更多的借口。在陪审团面前,杜兰特的看法将与已完成的艺术鉴定相抵触。奥尔尼会有一个好的诉讼理由,你的名誉损失将不会成为诉讼内容。事实上,你的名誉随着报纸的公开报道实际地被提升了。

“你要过多久才去与奥尔尼协商此事?”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瑞金说,“我还要去找乔治·拉森·豪威尔,他是一个著名的艺术专家,请他来做鉴定,而且……”

“喔,等一等。”梅森打断了他,“在我们准备好公开报道这件事之前,先不要找人做鉴定。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是否肯定那幅画是真品的原因。如果有任何一处值得怀疑,我们将不得不用另外的方法处理此事。在次序的安排上我们得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我们的策略。”

“你放心，这幅画保证是费提提的原作。”瑞金说。

“现在还有一点，”梅森说，“我们必须能够证明杜兰特说过这幅画是赝品。”

“我已经告诉过你，玛克辛来找过我，我亲耳从她嘴里听来的。”

“把她送到我这儿来，”梅森说，“我要求她立一份誓言。你可以想像，假如我们已经开始公开报道而却不能提供可靠的证明，那将是何等的难堪。那时，你就掉进了杜兰特的陷阱。

“届时，我们惟一的证人就是玛克辛·林德赛。我们必须保证她是可靠的。”

“她是完全可靠的。”瑞金说。

“你能把她带到这儿来，给我们立一份誓言吗？”梅森问。

“当然可以。”

“何时？”

“随时，听你的。”

“一个小时之内，如何？”

“嗯……午饭以后，怎么样？”

“好极了。”梅森告诉他，“你要和奥托·奥尔尼保持联系。了解一下他对目前情况的看法，建议他提起诉讼，然后……”

“把案子交给你？”瑞金问。

“天哪，不。”梅森说，“他去找他自己的律师，让他指示他们提起诉讼。我只负责幕后的策划，就这些。你要支付我谋划的费用，奥尔尼出钱请律师提起诉讼，杜兰特赔偿因贬损油画而造成的损失，而案子公开化的结果将很大程度上提高你的信誉。”

瑞金说：“梅森先生，我决定开一张数额为一千美元的支票。感谢上苍，你让我感觉好极了，而不像其他代理律师要我告诉他



我要他做什么。”

瑞金填好了支票,把它交给了德拉·斯特里特,与梅森握手告别,然后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梅森咧开嘴,笑着对德拉·斯特里特说:“现在,把那该死的画摘下来,放回到储藏室去吧。”